

# 小小畫廊的誕生(二)

藝術天地

趙之境

在扎蘭屯師範學校的冬天，和學生一起踢足球時很是熱鬧。雪地裏的球滾不快，大家哈着白氣跑，摔倒了也不疼，因為雪厚。有個學生滑倒後乾脆躺在雪裏大笑，其他人圍過去往他身上揚雪，笑聲在空曠的操場上傳得很遠。

教室裏又是另一種光景。我在黑板上示範素描結構，粉筆凍得硬梆梆的，寫出來的字有點脆，偶爾會斷。但學生們裹着棉襖、搓着手認真畫畫的樣子，讓人心頭一熱。課餘時間和單身老師們下圍棋，窗玻璃上結着厚厚的冰花，屋裏爐子上的水壺嗡嗡響，棋子落在棋盤上，聲音清脆。

那時候我突然覺得，校園和社會之間雖然只隔一牆，但裏面完全是另一個世界。外面的紛擾、艱難、算計，在這裏都被過濾掉了。生活單純，甚至有點苦，但苦得乾淨，苦得有樂趣。大家的臉上都洋溢着金燦燦的、陽光般的笑臉。這句話寫出來像套話，但當時確實是這樣。

轉過年來，到了1989年春天，我向教研室提議：能不能搞一個展覽廳？美術教研室有一群很好的老師。張永柱老師、馬志友老師，還有幾位同仁，聽了我的想法都很贊同。大家說，學生畫了那麼多好作品，老師也畫了不少，一直沒地方掛。走廊裏掛過幾回，光線不好，也掛不下幾張。如果能有一個專門的空間，哪怕小一點，也很有意義。張永柱老師性格爽快，說：「我去找校長談。」徐鳳儒校長聽完，沒有猶豫，當場表

示支持。他說學校條件有限，但美術教育需要平台，能擠的地方就擠一個出來。他讓總務處的劉校長去落實。劉校長帶着我們轉了一圈，最後停在鍋爐房隔壁。那裏有一間不到200平米的空間，以前是學校的倉庫，堆着些舊桌椅和雜物，光線暗，牆壁灰撲撲的，一股霉味。劉校長問：「這地方行不行？」我們說：「行。」

雖然心裏也知道，隔壁就是鍋爐房，運煤的通道就在旁邊，但有一個獨立的空間已經不容易了。教研室提出具體要求：牆壁找平、刷白，裝掛畫的掛線，地面鋪上瓷磚，燈光用普通的白熾燈管。總務處很快安排人做了。裝修很簡單，沒有什麼設計感，但牆面乾淨了，燈一亮，整個屋子竟然有了幾分展廳的樣子。就在裝修快完工的時候，馬志友老師忽然說：「咱們得起個名字吧。開館第一展，就做教研室教師作品展，怎麼樣？」大家一致同意。馬老師又說：「請徐校長題寫吧。」徐校長聽了，笑了笑，說：「我們學校條件有限，展覽廳的空間也不夠大，那就叫『小小畫廊』吧。」名字定下來那天，我們都覺得好。「小小」兩個字，不自謙，是坦誠。我們確實小，空間小，起步小，但小有小的鄭重。總務處還特意做了一塊木質的牌匾，白底黑字，「小小畫廊」4個字端端正正。牌匾掛上去的時候，我站在門口看了很久。一個不到200平米的舊倉庫，隔壁是鍋爐房的煤灰和熱氣，門口卻掛上了這樣一塊牌匾。藝術的氣息，就這樣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裏，悄悄扎了根。



●《草原牧歌》紙本設色 68cmx68cm。(2025年) 作者畫作

# 「長城」舊事

沈西城

十年前某日，金風颯爽，我跟「長城」性格演員李炳宏大哥相聚於將軍澳餐廳，咖啡一杯對飲，行聊「長城舊事」。之前，讀者許培慶對我說：「沈先生，你寫的影視文章，只說『邵氏』、『電懋』，未及『長城』，實有厚此薄彼之嫌。」一聽，話中有別意，問：「閣下有何想法？」培慶說他表哥李炳宏是「長城」舊人，熟知「長城」事，空時不妨一聚，必當傾囊相告。於是有了將軍澳一晤，聆聽往事，快慰平生。一別十年，未曾再晤，而培慶亦已去世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香港國語電影票房最好的是「長城」，三大名旦夏夢、石慧、陳思思撐起半邊天，男角傳奇一人扛大旗。傳奇身高高大，演技平實見真章，乃影壇罕有的喜劇小生。傳奇、石慧夫婦極顧李炳宏，出遊必攜彼同行，李大哥因而省回不少飯錢。他說當年「長城」是大家庭，上下一團和氣，無階級之分，主角、配角一律姐弟兄妹相稱。年紀已八十開外的李大哥慨嘆地說：「那年代，一切平等，大明星客客氣氣，沒耍大牌。」

我喜歡夏夢，多問了。李大哥回說：「夏夢是一個好人，不過在男人眼中，她是一個木美人。」木美人？我傻了眼，怎個木法？「不苟言笑，不愛交際，長年活在幸福中。」李大哥說出心底話。許多人都傳金庸追過夏夢，是否如此？李大哥笑笑說：「其實只是暗戀，夏夢不曾動過心。」夏夢一生中只有過兩段感情，其一是跟導演岑範，郎有情、妾有意，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，岑範要回國建設，夏夢片約在身，無法追隨，兩地相思，情花枯謝。第二段嘛，開花結果，下嫁商人林葆誠，成就一段美滿姻緣。夏夢十指不沾陽春水，永遠沐浴在甜甜蜜蜜的愛河中。她妹妹楊潔直言：「姐夫當我姐姐是寶貝，千依百順，不敢抗旨言。唉，我姐實在太幸福了，這樣完美的姐夫哪兒找？」晚年蟄居半山松柏新邨，老備服侍，妹妹相伴，世上所有苦痛皆拋棄了她。

十年前，一代美人去世，絕世佳人難再有。夏雲消散影難尋/蘿蔓依然空對吟/幾度清風傳舊雨/一場冷雨濕襟襟/窗前冷蕊香猶在/筆底柔情淚不禁/此去蓬萊山萬疊/孤鴻遠影沒疏林/一切隨風，如夢！

# 電影多面手林家棟

車淑梅

入行38年，由電視轉到電影的三料影帝林家棟去年作出了新嘗試，演出舞台劇《等待果陀》後，重投入電影世界，「我忙著跟新導演們傾劇本，雖然現時條件欠佳，但，難道等時勢好才出動？誰會等你？老闆只求兩件事，一賺錢、二賺面。」

這位電影多面手，做幕前又做幕後的監製編劇，更渴望當導演，「9年前《樹大招風》我演大賊得到三料影帝，是人生第一次在演藝成就上被肯定，我問自己用30年時間換來走上台的15秒值嗎？非常值得！」

林家棟在圈中幫助業界不遺餘力，「小時候住九龍城寨，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也找來當年一些街坊給予意見。真實中的城寨環境比電影更惡劣，滿地針筒，好多人背脊和雙腳彎曲等打針食白粉；裏面是不見天的，大廈之間不會闊過兩呎。（沒有學壞的原因？）因為我小時候癡癡呆呆，最愛望着天上的飛機，我沒有學壞的天分。（如果再拍《城寨》想加入嗎？）那就等他們Call我了。」

「其實，我喜歡做監製，我會用很多時間去Casting，例如，我在六七十個人之中揀到鍾雪瑩，滿足感就是揀對之餘，行內又可以多一個人用；即如《夜王》裏面的葵芳，小角色都可以發光，現在市場多了她，她自己又多了一個機會。」

跟劉德華十多年的合作最大得着是什麼？「是他講的那句話好震撼，當時開拍《打擂台》，我想向

政府申請基金，他說『不要花納稅人的錢，因為這是商業行為』，這句話我一直放在心內，我也盡量這樣做。我最怕聽到人家說支持電影業是讓兄弟有工開，我心裏面好不舒服，我們的行業不只求開工，每個崗位都要做好、都想發光。我會零片酬拍戲，因為新導演製作成本緊張，他們需要票房的演員。」

家棟視電影為情人，為何不找一位真情人？「我享受跟電影相處，我最後一次拍拖正在開拍《打擂台》，第一次做監製壓力大到鬚線掉頭髮，還要向劉德華負責，因為是他投資者，他給我這個機會怎能分心？一邊拍拖一邊當監製，我應付不來，我們分開了，可惜，但人總要選擇自己的路，我希望有個更愛錫她的人出現。而我那個已經落在手中，就是金像獎的公仔了，哈哈。」

為何香港電影會掉進寒冬？「其實有危有機，現在是混沌時期，苦無方向，原因業內有很多合拍片，投資者着意市場佔有率，需要內地市場，無奈地減退了最基本的文化，但試問內地觀眾為何要看我們這班香港人？因為我們拍出不同的效果……為何硬要我們拍內地的文化？到三里屯怎也拍不出蘭桂坊。希望投資方用二八之比，讓二去試用新人和新題材，現今的斷層就是大家不願去嘗試，不要怪人家，自己也要反省。希望同業不單努力，更要盡力，只要大家齊心盡力做好本分，做好自己的專業、做回香港的味道，我相信香港電影業一定再輝煌。」

多謝實力擔當的林家棟，也希望香港人撐港產片，請支持4月25日「全港戲院日2026」，一起進場享受電影的魅力。



●入行38年，當年三料影帝「電影多面手」林家棟。作者供圖

# 種故鄉

百家廊

劉志華

種子這東西，看着小，卻裝得下一個故鄉。

後山那棵樹上，婆婆隨手撒下的幾粒絲瓜籽，藤蔓纏着枝幹往上躡，葉子密密匝匝，爬滿了樹冠。絲瓜從枝頭垂下來，長的短的，參差不齊，風一過，輕輕晃，像掛了一樹風鈴。我覺得那是種子用一生結出的果實，藏着豐收該有的樣子，是鄉村才有的藝術品。心裏一熱，便拍了視頻，配了首曲子，發到了網上。

視頻下方阿生留言：想搞幾個種子。我問：「你有地方種？」他說：「地方不大。」他的留言讓我感到意外，在我們永定客家，種菜是女人的事，男人只幹力氣活。可阿生呢？文質彬彬、坐辦公室的儒雅男士，留言裏卻沒有一絲「這不是男人該做的」遲疑。沒想到，滿樹絲瓜，我只看到好看；他卻看到了種子和希望。同樣是客家兒女，他想讓故鄉的種子在另一片土地上再長一遍，而我，只裝進了鏡頭裏。

於是後來，我也關注了阿生的抖音。他的視頻，我一條條翻過去。红薯苗剛鑽出土，豌豆開出第一朵紫紅色的花，從小苗到枝葉茂盛，從開花到掛果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他都拍了下來。我一邊看，一邊想像假期裏他在樓頂忙活的样子：搬土、澆水、搭架子，一天一天，一鏟一鏟。那片空蕩蕩的水泥樓頂，慢慢長出了綠色，也長出了四季。

那些視頻只拍着植物從種子到果實的模樣。可我好象看見了更多：清晨澆水，葉片上顫着露水；傍晚摘菜，竹籃裏盛着青翠；第一根黃瓜摘下時指尖的觸感；第一把豆角下鍋時廚房飄出的香氣。那種從土裏到碗裏的踏實，錢買不來。我驚嘆的，不是那些尋常果蔬。是艾草、苦齋、溪黃草、魚腥草、甜菜——它們不叫「菜」，叫「草」，模樣也野，卻樣樣是寶。艾草葉子背面泛白，揉一揉，一股苦香直衝鼻子；晾乾的苦齋葉皺巴巴的，那股味隔幾間屋都聞得到；溪黃草掐斷梗，汁水黃綠，魚腥草不用說了，一拔起來，滿手都是那個腥味。小時候嫌它們怪，母親卻說它們是寶。如今看到它們，就想起小時候故鄉的野外，長滿了這些草，大家出門幹活時，總要扯些回來。阿生這哪裏是菜園，分明是故鄉的百草園。

尤其是那甜菜，像找回了丟了好多年的東西。小時候，母親總在地角種幾棵，偶爾摘幾片葉子煮蛋。那味道確實有點甜，沒辜負它的名字。長大後再沒吃過了，也不知什麼時候，它悄悄退出了母親的菜地。要不是在阿生那裏看到，我這輩子怕是再想不起来了。

這些是山野的味道，也是家常的藥食。艾草紅糖煮蛋，溫經散寒，青春時母親給我煮過不少；苦齋大腸煲湯，清熱祛濕；溪黃草煮魚，那點苦正好壓住魚腥……他不是種菜，是在把客家人

的智慧、勤奮、樸實，連故鄉一起，種到露台上。

今年春天，我又看到他的菜園子了。百香果藤爬上了架，綠葉層層疊疊，捲鬚隨風輕晃，搭成了一面綠簾子，讓冷硬的水泥牆也有了生氣。牆角的桑葚樹細枝上掛滿了桑葚，青的紅的擠在一起，看着看着，嘴裏泛起了一股桑葚的酸甜味。豆角藤順着架子往上爬，每一片葉子都輕輕自在，當風吹過，就輕輕晃出故鄉的影子。各種蔬菜在盆裏長得正歡。一方露台，長滿了家鄉的味道。

前些天，阿生在百香果樹下發現了一個鳥窩。四枚小小的蛋，粉紅色底，綴着絳紫色的斑點。他生怕驚擾了它們，悄悄拍了張照便離開。他馬上查了，是白頭鴨的蛋，希望它們能平安長大。他沒說太多，但我能感到那份小心和歡喜。阿生說，這套房子最讓他滿意的，是能種菜。吃不完時，他就摘幾把，用塑膠袋裝了，給同事和老鄉送去。送菜的和收菜的各自歡喜。在繁華的都市裏，有一個自己的菜園，抬頭能看見鳥窩，低頭能摘到想吃的菜，這樣的日子，他知足。

這讓我想起咱們客家人。祖上從中原一路南遷，那時候也是帶着種子，翻過山，蹚過河，到了一個地方，頭一件事就是開荒種地，撒下一把種子，種子落地了，根才算扎下了。深圳露台的那片菜園，是阿生種在城市上空的故鄉。

# 感恩「上街去」的幸福

陳復生

許久沒有周日「上街去」：吃館子、逛商場、購物樂……總覺得這種事情，可以在悠閒的平日做，不需要在假日跟大家擠在一起完成。可能近月一直忙於籌辦《人民總理周恩來生平業績展》，現展覽已進入巡展階段，上周開始在薈園黃大仙祠免費公開讓市民參觀，看展日均人次逾3,000，成績令人振奮！

工作暫且告一段落，心情輕鬆，又可重拾「上街去」的樂趣：久違了的俱樂部，但見小兒們在咖啡室、泳池旁你追我逐，歡欣喧鬧；中餐廳亦座無虛設，席上偶有幾桌外籍會員在品茗用點，跟窗外的海天、船舶互相輝映，構成一幅美麗又充滿人間煙火氣的中西文化交流圖畫。

商場內的店舖，人們熙來攘往，繽紛熱鬧，還有超級市場，人們都在專注購物，載滿一車又一車的貨品，無論在服務員收賬櫃位或自動繳費機位前，大家忙碌地在有序排隊，充分顯現出這城市的節奏，有條不紊，承載着堅毅不屈的生命力。

在世局動盪、戰雲密布的今天，我們能夠有幸處於和平安全的國度，更享受到吃、喝、玩、樂，真是幾生修

來的福分。要感恩國家的崛起富強，作為我們的後盾，也就是前人（領袖們）的高瞻遠矚和現在領導們的堅實力量，讓大家得以和平穩定發展，安居樂業。只有在沒有硝煙的日子、沒有炮彈亂飛的時空，我們才可以過上這些看似平凡而理所當然的生活：上學、讀書、返工、逛街、購物、聚餐、寫作、旅遊、運動、玩樂……而這一切熟悉的日常運作，於我們，垂手可得；但此刻對深陷戰火的難民來說，竟是遙不可及的事，甚或是幾十年後也未能期盼所得？！

教宗良十四世說：「毀滅只需一瞬間，但重建往往花上一輩子也不夠。」雖然教宗良十四世表示其於喀麥隆的講辭早已準備，亦無意同特朗普辯論，但他發表的「世界正被少數暴君所蹂躪」言論，不禁令人想起西方諺語：「上帝要他滅亡，必先使他瘋狂。」



●教宗良十四世日前表示「世界正被少數暴君所蹂躪」。作者供圖

# 廖子好 舒淇勇字當頭

查小欣

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幾個重要獎項的得獎者都是筆者心水之選，全晚不停大力鼓掌隔空恭賀他們。先講曾在本欄力薦的《再見UFO》，榮獲5個獎項，包括三大重磅獎：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編劇，最佳女配角及最佳原創電影歌曲《華富一號》。頒獎禮舉行前跟該片幕後班底夜夜，他們講述拍攝時遇到的重重困難都逐一解決，因合約問題，電影封印8年出鞘即奪獎，太好了。

梁家輝憑《捕風追影》五度奪影帝殊榮，戲中他是個陰狠毒辣的大反派，與成龍對戲，氣場逼人，得獎無容置疑。家輝26歲已憑《垂簾聽政》創紀錄，成為金像獎第三屆影帝，今年是第44屆金像獎，家輝入行剛好44年，這個影帝獎座對他來說別具意義。

廖子好首次獲封影后，她十多前從馬來西亞來港打拚，本業是模

特兒的她，本打算來香港打個白鴿轉，接簡單的模特兒工作以擦亮履歷便回大馬。初期租住深水埗唐樓的80呎劏房，一個女生離鄉別井到異地從零開始，心口是個大大的勇字。繼而遇到一個又一個的伯樂，獲機會拍電影。我是自她演《梅艷芳》中的梅愛芳開始留意她，她憑該片成為最佳女配角。她在《夜王》飾演戀上黃子華的舞小姐，戲份不多，卻令我眼前一亮，她和導演來謝票場，忍不住大讚她演技出色，她謙虛禮貌地講多謝，親和，難怪能遇上那麼多機會，由演技到待人接物，已感覺她非池中物。

如今她憑《像我這樣的愛情》連封金像獎、電影評論學會大獎、電影導演會年度大獎三后冠，喜見香港電影界又添猛將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舒淇憑執導半自傳式的《女孩》贏得最佳新晉導演獎，跟她接觸過多次，她性格坦誠。由被稱「艷星」，到現在花十年心血和時間籌備做導演，既釋除自己童年的陰影，又獲認同、勵志。



●廖子好連奪三個后冠。作者供圖

# AI寫詩

文公子手記

最近，全球興起「養龍蝦」熱潮，由於其商標而被暱稱為「龍蝦」的OpenClaw AI人工智能代理（AI Agent），已成為繼生成式AI後，AI應用的新方向。與ChatGPT或DeepSeek不同，用戶只要將「龍蝦」裝於電腦，程式就會扮演「數碼管家」的角色，直接操作電腦執行指令。在私，可代訂餐廳或網購；在公，可代發公務電郵及存取電腦檔案等日常辦公室工作，據悉效率與效能均理想。

以策劃假期為例，你可問AI程式如何規劃行程，程式會比較不同航空公司的機票和酒店價格，作出建議；但你仍須親自訂票。「龍蝦」除可提供格價、編排行程等基本功能外，更可直接代訂機票、酒店及景點門票，並將行程自動更新到手機日程表上。由

於「龍蝦」會記錄與用戶互動的所有對話紀錄，所以理論上會「越養越聰明」；「養龍蝦」就像在「育成」一個經驗值越來越高的智能助手。日後，人類生活可能真的離不開AI了。

「龍蝦」的出現，也再度引發了AI是否會淘汰人類勞動力的爭議；不少論者均謂AI未必可完全淘汰人類職位，但懂用AI的人卻一定會淘汰不懂用AI的人。在文學創作上，AI已可做出較準確的翻譯，亦可生成各式文章、圖片以至流暢的短片。文公子一時興起，也試用AI軟件「豆包」，請其以近日自稱天主教徒的美國總統，與教宗就發動戰爭的爭拗，代寫一首近體七言律詩諷之。

以下七律詩由「豆包」生成，《斥特朗普妄誕教宗良十四世》（AI版）：「梵殿鐘聲繞宇寰，狂夫肆口辱尊顏。敢憑曲說輕宗座，竟用邪辭叩天關。特勢囂囂凌教律，矜

功嗷嗷亂塵寰。從來正道公論在，妄語終難掩疵頑。」

「豆包」自稱本詩合格律，對平仄，押到平水韻（刪韻），驟看倒也似模似樣；但其實頗有沙石。先說內容，全詩並無用典，內容空洞；再說格律，首句韻腳與第六句的重複，第四、七、八句的第六字，都錯了平仄；詩意上，收句並無餘韻，達不到高華渾成的水準。

文公子一時技癢，將AI版原詩改寫如下：「梵殿莊嚴鎮世寰，狂夫肆口辱尊山。敢憑曲說輕宗座，妄用邪顏冒主顏。特勢囂囂凌教律，磨刀霍霍亂人間。功名過盡煙雲散，月朗潮平泛海灣。」

在詩作上，AI創作暫仍未達基本水準，相信是由於詩才天生，就算父母子女亦未能親傳；即使AI如何深度學習，都難寫出感動人心的詩意，所以各位有才情的詩人，大可繼續放心創作。